

新时代的青春书写

95后作家丁中冶作品研讨会在南京举行

近日,“新时代的青春书写——青春文学人才计划签约作家丁中冶作品研讨会”在南京举行。1998年出生的丁中冶是南京“青春文学人才计划”中年龄最小的签约作家,自初中开始文学创作,陆续发表了多篇短篇小说与随笔。此次研讨会上,十多位作家、批评家围绕丁中冶的两部长篇小说——《鹿唇》和《浅水》,就青年作家文学创作的特点、困惑和期待等话题展开讨论。

现代快报+记者 张垚珩

真实展现年轻一代的精神世界

“江苏是文学大省,是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重镇,江苏文学的繁荣发展既得益于良好的创作环境和条件、优越的出版资源和文学阵地,也得益于有一支规模宏大的创作队伍和一批为文学事业献身的创作人才,丁中冶就是其中的一位年轻代表。”江苏省作协党组书记、书记处第一书记、常务副主席汪兴国高度评价了丁中冶对文学创作的坚持以及为江苏文学注入新鲜力量的意义,“从《鹿唇》《浅水》到即将出版的《平安巷》,三部长篇小说的创作与出版,能够看出丁中冶对文学创作的热爱以及不断创新求变的探索历程。”

阅读丁中冶的新作《浅水》,汪兴国表示自己有三个最突出的阅读感受:一是《浅水》不浅,虽然体量是薄薄的小小说,但叙述结构的繁复体现出作者编织故事的匠心,用有限的文字构筑了无限的想象空间;二是《浅水》塑造的两组年轻人形象具有文学典型性,作者用大量心理描写和人物对话,揭示了年轻人截然不同的精神世界,展现了他们既渴望爱情又自私偏执的特征;三是丁中冶对纯文学的坚守与尊重,“他的文字和叙述语言都是用心的,考究的,故事总是朝着出乎意料的方向发展,那些看似轻描淡写的描写,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评论家从治辰看来,丁中冶的文学书写真实展现了年轻一代书写自己的坦诚和决心,传达了他们的精神世界。从治辰曾多次与自己的00后学生进行交流,讨论当下年轻人的价值观和爱情观,在与学生的交流中,从治辰清晰地看到丁中冶在小说中描写的人物以及他们的爱恋,“丁中冶的小说非常真诚地传达出了这一代人的内心世界”,同时,“他不仅讲述了自己,讲述了自己这一代,也讲出了他者。”

江苏省作协创研室副主任、江苏作家网主编周轅表示,丁中冶的作品融合了日本私小说、探案小说、心理小说等元素,可称为新心理小说,“作者巧妙运用了读者既有的阅读经验,同时向阅读经验发起了挑战,在创作过程中不断警示自己,要反阅读常规,显示了一个青年作家另辟蹊径的锐气、勇气和智慧。”

从“自我”到“他者”的异质书写

《鹿唇》是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长篇小说,根据丁中冶在美国威斯康星路德高中留学期间的经历写成,主要讲述了少年“我”在异国他乡的迷茫孤独和对一位名叫陆菀的少女患得患失、真挚热烈的爱情。相较《鹿唇》,新作《浅水》采用了更加繁复的叙事结构,讲述一老一少两代警察,在侦破城市的一桩案件过程中卷入一对年轻恋人的感情世界,而两位办案警察记忆深处的破碎痛苦随之被激活……从第一人称“我”转向第三人称“他”,转变的不仅仅是叙事视角,还有作者丁中冶的创作定位和视角,他跳出了自

我,将自己面向世界无限打开。

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翟业军坦言,刚刚翻开《鹿唇》时,他还怀有一种轻视的心态,但读到后来,他也不禁正襟危坐起来,因为《鹿唇》并非一个青涩的少年对于爱情夸张的、唯美的描述,丁中冶以超越年龄的笔触书写了“爱的幻觉,爱的一意孤行,爱的执迷不悟,爱的不可能,爱的不存在”,展现了他过人的文学天赋;同样让翟业军震惊的还有丁中冶对这个时代人类精神症候的精准把握和描写,“如果用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来解读丁中冶作品中的人物,可谓是丝丝入扣。”在他看来,从《鹿唇》到《浅水》,丁中冶学会了抛开自我,关注更广阔的世界,就如同美国诗人奥登在《小说家》中所写的那样:“必须挣脱出少年气盛的才分/而学会朴实和笨拙,学会做大家/都已经为全然不值得一顾的一种人”,已经具备了“一个小说家应有的德性”。

上海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评论家汪雨萌教授了多届创意写作课程,接触年轻写作者较多,在她看来,当下年轻写作者书写自己真实生活的作品越来越少,更偏向于关注科幻、悬疑等题材的故事,但丁中冶能够从自我的世界中走出,走向他并不熟悉的、更为广阔的世界,相较于同龄写作者,丁中冶对生活的理解、对人生的思考都更为复杂和深入,从这个角度来说,丁中冶无疑是现在年轻写作者的榜样。

江苏省作协创研室副主任、评论家韩松刚也敏锐地指出了丁中冶与前辈以及同辈作家不同的地方。他认为,与70后、80后作家相比,丁中冶的文学写作经验当中包含了更多世界性的元素,包括影视、漫画等方面的要素;与同辈作家相比,丁中冶的不同在于真实呈现了自我与世界之间的隐秘联系,关注当下人的存在以及对于人类精神世界的分析。在韩松刚看来,丁中冶呈现了真正属于青年一代人的写作劲头。

以更开阔的视野面对青年写作

“不能太迷信文学史,不能太迷信批评家,不能太迷信自己的阐释系统,不能太迷信纯文学,不要太相信我们和年轻人还有共识。”南师大文学院教授、博导、评论家何平用五个“不”表明了他面对年轻写作者的评论前提和姿态。在他看来,受网络文学的影响,青年作家的写作已经逐渐脱离当下的文学阐释系统,小说的主题看起来差不多,都是关于爱、孤独、信仰,但文学处理方式已经完全不同,“对于特别丰富的青年写作,很难用既有的文学史来规范,我们可能只能识别其中一部分作家,甚至只能识别他们写作中间的某些部分。”基于此,何平表示,如果不向年轻人学习,可能就无法解释他们的审美或者精神生活发展出来的产品。

《扬子江文学评论》副主编何同彬表示,当下评论界在讨论青春文学时,往往将其视为作家进入纯文学的过渡阶段,即所谓的“不成熟阶段”,并以严肃文学的标准指出青春文学的问题所在。在何同彬看来,这样的判断和批评本身就存在

问题。他认为,不应该用预设性的想象来评价青春文学,而要用开阔的视野来面对青年写作,“要意识到青春写作和青春文学本身的意义,不能放在纯文学和严肃文学的观念系统中,将它们当成未成熟的文本状态来讨论。”何同彬指出,应该保持对青春文学的文本以及创作者的尊重,给予青春文学和青春写作独立的属性,在此基础上,对文本的复杂性进行深入拓展和研究。

何同彬进而从文学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丁中冶作品的独特价值。在他看来,“Z世代”是在消费主义和网络技术发展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因而拥有不同于其他实际的成长经历与生命体验,而丁中冶的书写恰恰没有迎合严肃文学对年轻一代写作者的期许,以真实的笔触综合呈现了这一代人独特的教育经验、情感经验和生命体验,体现出青年一代的主体性。何同彬分析了丁中冶作品中对于消费主义的观察以及不同地区空间差异的逐渐消失,认为作者在书写代际经验的同时,也折射出时代的变迁以及他们这一代对时代经验的思考和感悟。

南京,让他的写作道路不再孤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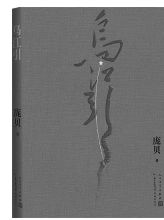
当下,无论是从呈现方式还是名利收益方面而言,影视、游戏等新兴产业都要比文学这一古老的叙述行业更加吸引眼球,对一个年轻的写作者而言尤为如此。与会的评论家不约而同地表达了自己的疑惑:文学创作的道路上,丁中冶一直都走得坚韧且踏实,日后他能否坚持下去?

对此,丁中冶回应,对他而言,文学创作的确是一条形单影只的道路,他将自己的作品寄给朋友们,往往得不到太多的回应和讨论,但此次研讨会在给予他众多文学箴言与鼓励的同时,也让他感到不再孤独:“作为文学新人参加这场关于我的研讨会,我很受宠若惊,也感受到了来自文学圈的包容博爱,这些都将成为我继续前行的动力。我想我不会再感到孤独,我希望各位不仅是我的前辈或者老师,还是在文学道路上帮助我披荆斩棘、避风挡雨的朋友。”

中国作协副主席、江苏省作协主席、作家毕飞宇毫不吝惜自己在这位文坛新秀的认可与期许,他评价丁中冶“是一个迅速成长的作家、值得我们关注的作家、一个拥有无限可能的作家”,他从自身的经验出发,建议丁中冶坚持自己的爱好和兴奋点。同时,他还建议丁中冶对自己的写作方向要有所预期和规划,并有针对性地进行阅读。

丁中冶的文学创作和进步离不开众多前辈的鼓励,而追溯丁中冶的成长过程,包括《青春》杂志在内的南京浓厚的文学氛围也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早先,《青春》是他了解当下文学的一个窗口,在南京外国语学校上学时,他就开始给《青春》投稿。2019年,丁中冶与这本伴随他成长的文学杂志结下更深厚的缘分,成为“青春文学人才计划”签约作家。他在签约期内表现不俗,用两年时间,不但完成了签约指定作品《浅水》,而且一气呵成,创作了三部曲中的第三部《平安巷》。

新书推荐



2022年2月
人民文学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庞贝
《乌江引》

《乌江引》再现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密码情报战,是长征密电的全新解密。惊天动地事,隐姓埋名人。这样一个虚构空



2022年5月
上海三联书店
傅元峰
《月亮以各种方式升起》

傅元峰的诗有一种独特的高冷、孤冷气质。在他的诗歌中,曲折和隐晦皆是生命本有,而非技法表演;伤痛没有成为表面的抒情,而是不断地层层内化,成



2022年9月
人民文学出版社
叶兆言
《仪凤之门》

《仪凤之门》是作家叶兆言的长篇小说新作。仪凤门是南京的北大门,也就是城市后门。出了仪凤门,是长江边,官员们北上,军队出征,都要走这个城门。如果打了胜仗,附近老百姓便会聚集在这儿,欢迎凯旋将士。长篇小说《仪凤之门》以仪



2022年10月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土百其」奥尔罕·帕慕克
《瘟疫之夜》

这部书是帕慕克酝酿了四十年,最终用五年时间完成的小说,它讲述的是一座小岛对抗瘟疫的故事:1901年,风雨飘摇的奥斯曼帝国,在列强虎视、密探遍布、帮派纷争、流言四起的明格尔岛上,一场严峻



2022年9月
上海文艺出版社
李筱杰著
《桥上的中国》

学者葛剑雄教授评价,“九说中国”系列丛书的特点在于深度普及,每本涉及一个专题,“可以讲深讲厚,但表达的方法是人人可以懂,读者对某个学科的兴趣说不定就从这里开始。”这套丛书从承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诸多细小局部和环节入

间很小的特殊题材,作者却以纯文学的方式构建了一个想象力丰富的小说文本。《乌江引》在结构上分为《速写》和《侧影》两部分,前者是军委二局匿名者的战地笔记,后者是今人对这段秘史的艰难寻访,其中占小说长度四分之三的《速写》是小说的主体内容。阅读这部小说,读者不难看出书中缜密而繁琐的考证之功,不太夸张地说,每一个段落甚至每一句话都必须准确无误地贴合历史。

为交接四方的内河,有一股浓烈的晚唐诗人韩偓的幽独气息。诗人杨键评价傅元峰的诗歌:“诗的字与字、句与句肃然地聚拢在一起,形成叹息与祈祷的幽独阵容,这样的诗人今天很少了。幽独与高冷相伴随,他看似平淡却历经险难,他是那种不求知音、一意孤行的诗人,但他在与我们日常相处的时候是那样羞涩,他不仅是个再创羞涩之美、幽独之美与孤冷之美的诗人,也是个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的诗人。”

凤门为原点发散开去,将南京城大革命前夜的百姓生活、南京近现代的城市发展轨迹融汇于以杨逢等男主角为首的人生命运浮沉之中,间杂南京城尤其是下关地区的地理、人文、社会发展等细微城市脉络,是一部底层小人物成长奋斗的心灵史,也是南京近现代史的一个缩影。小小的仪凤门,见证了一个民族在历史巨流河中的砥砺与风霜,见证了一座城与城中人的创伤与坚韧。小人物在大时代的巨流河中颠沛流离,他们的命运和时代的命运交织胶合,他们如何活出生命的宽度和尊严?

的瘟疫忽然暴发,而离奇的谋杀也在接连发生。帕克泽公主和她的丈夫努里医生、侍卫卡米尔乘船来到明格尔岛。他们试图和当地总督一起对抗瘟疫,并找出杀害帝国首席药剂师的真凶。短短六个月间,他们不仅遭遇了命运不可阻挡的变化,也无意中改写了历史的进程。近年来,帕慕克的写作不在只关注写作技艺和文学性内部的可能性,而更显示出了针对社会现实的思考强度和深度。新作《瘟疫之夜》尽管描述的是虚构的小岛的故事,却及时地回应着和当下有关的话题,勾勒出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

手,从尤其能代表中国气质、中国气象、中国气派的人物、景物、景物、风物、器物中,选取若干关键词,以通俗生动语言和独特叙事方式,从不同侧面向读者传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气神。业内评价,丛书在体例上力图打破传统的学科界限和历史分期,从文化表现的角度着眼,系统展示华夏五千年文明的核心元素与基本样貌,凸显中国思想的博大精深、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中国精神的丰富多彩,展示华夏文明的兼容并蓄和强大生命力。

现代快报+记者 陈曦